

魔情侠长卷

电

· 传奇·
第七封印



[台湾] 纳兰贞 著 / 高庆忠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CHINA FILM PRESS

责任编辑 渝生 彭畅

装帧设计 深圳市深港台出版交流中心书建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七封印 / 纳兰贞著; 高庆忠, 静子绘图.

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1999.1

ISBN 7-106-01417-6

I. 第… II. ①纳…②高…③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9183 号

第七封印③

[台湾]纳兰贞 著

潜龙传奇 / 贤者传奇

高庆忠 / 静子 绘图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广东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大 1/32 印张 40

字数 750 千字 印数 1-8000 套

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106-01417-6 / I·0208 全套 5 册总定价 75 元 (每册 15 元)



● 潜龙传奇

- 第1话 变奏的情歌 3
- 第2话 水族的祭典..... 27
- 第3话 暗妖精 53
- 第4话 月封印 75

● 贤者传奇

- 第1话 下南岛风云..... 95
- 第2话 贤者的轨迹 114
- 第3话 哀歌 130
- 第4话 质疑 146
- 第5话 魔变 163



第七封印③

潜龙传奇

潜龙传奇

第四个封印镇锁山岩，
大地的歌声转化为呜咽。

第 1 话

变奏的情歌

“到了”两字一传入耳中，索朗陀耶的心脏不由自主地紧了一紧。夜里三四点钟，整个小镇昏黑一片，只有一户人家的窗口还透出温暖的灯光。娃蒂脚下停也不停，直直地钻了进去。霍尔拿和塔莫伊同时间回过头来，齐齐地躬下身去，道：“索朗陀耶法王陛下！”

索朗陀耶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，视线随着娃蒂飘到了病榻之上的佛兰珂身上。只见娃蒂俯伏在佛兰珂胸前倾听她的心跳声音，一头红发将佛兰珂的面孔遮去了大半，他情不自禁地朝前走了几步，娃蒂抬起头来，笑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她还活着！你等一等喔索朗陀耶，我再喂她一点生命之泉。”

只娃蒂这么一抬起头来，索朗陀耶的心脏便直直地沉了下去。初会面时那明丽脱俗的女郎此刻气若游丝，憔悴得简直叫他不忍心再看一眼。看见娃蒂手忙脚乱地取过生命之泉来，索朗陀耶轻轻地按住了娃蒂的手，说道：“不要动她，交给我就是了。”也不等娃蒂回话，他一张口吐出了自己精心炼制的培灵校，便在病床前捏出了手诀：

“月之女神席拉蒂亚，水精莉萝恩娜，听从我的请求，将能量转借给我。月的能量宁静如宇宙，奔腾的潮水在子夜里歇息。溃决的返回原处，在漩涡深处重新开始……”

在他念动咒文的同一时间里，培灵梭开始发出了殷红的毫光，将佛兰珂整个儿笼进了光晕之中。佛兰珂嘴角那细细渗出的血丝开始停止了流动，原本轻浅而急促的呼吸也慢慢变得深长了。霍尔拿和塔莫伊两个耽了一天一夜的心事，到这时分才略略地吐了一口气出来。霍尔拿轻轻地拐了塔莫伊一下，问道：“他手上拿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乱神的！”塔莫伊没有回答，只摇摇头“嘘”了一声，示意他安静。

整整一个时辰里，索朗陀耶双手不曾放下来过，只前后变换了七次手诀。殷红颜色的毫光半些也不曾减弱，将灯光都给压过去了。时光流逝中谁也没有注意：天色渐渐地泛了白。

尔后索朗陀耶拉过一张椅子来坐在床前，手诀一变，开始了另一段与先前大不相同的咒文：

“月之女神席拉蒂亚，大地母神提西雅，听从我的请求，将你们的能量转借予我。月的能量沉静如大海，水气滋养的大地生机满怀。在熟眠中生长的种子啊听我呼唤：在涨潮时分将你自身舒展开来……”

随着咒文的行进，培灵梭发出的光芒转成了红褐。霍尔拿两个对这种高级魔法中微妙混合的自然之力不是很有概念，并不知道索朗陀耶先前是在为她止血，如今则是在为她疗伤——前者是使用月、水的力量止息血流，后者则是在月魔法中混入了大地的生长之力，以促使创口愈合，看到法器发出的光芒大不相同，忍不住不可思议地盯着它瞧了老半

天。

问题是这一回的“老半天”可真长，足足花了两个时辰多些。他两个刚看时固然新鲜，可看来看去始终是那个样子，不知不觉竟是睡着了。反是娃蒂瞧得目不转睛。她第一次见人施展这等复杂的医疗魔法，自然十分好奇。却是看到后来，大冷天里见到索朗陀耶额上汗珠滚滚而下，不由得大为担心：

“施展这门魔法，想必是很耗气力了？嗯，瓶子里还剩下一点生命之泉，待会儿要不要也让他喝些？可是泉水给了他之后，佛兰珂又该怎么办？”左右为难，好生委决不下。

正在胡思乱想之际，突然见到培灵梭上的光芒渐渐收了。索朗陀耶慢慢将法器放置在膝盖上头，不动声色地调整呼吸，好一会子才睁开眼睛来看向娃蒂，说道：“把生命之泉给她喝了吧。她创口已经不再出血，可以充份吸收泉水的好处了。”声音黯哑，比娃蒂先前听到的低了好几度。

娃蒂大是耽心，说道：“你先喝两口罢？累成这样！”拨开瓶塞，便将瓶子凑向索朗陀耶口边。索朗陀耶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有。”从行囊中取出一小瓶“清心饮”，一口气灌了下去。

娃蒂将信将疑。但见他喝掉了自己随身所带的饮料之后，苍白的脸上便即有了血色，心下稍安，将剩下的泉水全倒进了佛兰珂口中。这几下动作她做得小心至极。只恐怕一不小心震动了她，那可就糟糕得很了。

哪里知道她这厢才刚刚将生命之泉灌入佛兰珂口中，索朗陀耶便再一次站起了身子，举起了手中的法器。娃蒂大惊失色，叫道：“你先歇一歇、歇一歇再说好吗？可别医好了这

个，倒了那个！”索朗陀耶瞧了她一眼，嘴角情不自禁地露出了一点笑意，说道：“不要担心。这个咒文很短，花不了多少时间的。”娃蒂挡在跟前，道：“你还要做什么？创口已经不出血了不是吗？”

索朗陀耶又瞧了她一眼，伸出手去，揉了揉她的头发，微笑道：“只是让她睡得更沉一点，好充份休息罢了。这个咒文不止是短，而且也不花什么气力的。就别瞎操心了。”轻轻将娃蒂拨开，自顾自地举起了培灵梭来。

娃蒂不怎么放心地在一旁看着，对自己身材长得如此的娇小，以致于轻轻松松就让人给当成了小妹妹这码子事，实在已经没有什么脾气。既然索朗陀耶说这个咒文很短，而且这咒文经他念将起来，又着实悦耳非常……

“月之女神席拉蒂亚，月之精灵安雪玛兰，月使丝芬佩丝啊，”他手中的培灵梭发出了银中带紫的光芒：“月光的网无远弗届，黑夜的语言静寂无声。赐我以全然的沉静，彻底的安宁……”

嗯，不错，果然很快，十分钟就完事了。娃蒂露出了安心的笑容，看看鼻息匀静的佛兰珂，再看看慢慢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了的索朗陀耶，忍不住跑过去将他紧紧地抱了一抱。

“谢谢，索朗陀耶，谢谢！”她感激地说：“你一定累坏了吧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”

索朗陀耶的视线没有一刻离开过佛兰珂的脸，眼眸中流露出痛惜之色，说道：“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的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娃蒂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知道啊，我没问她。她伤成这个样子，几天来一直昏昏沉沉，怎好再让她开口说话？”霍尔拿干咳一声，说道：“佛兰珂小姐是伤在托图手中。”他和

塔莫伊两个昏睡了三两个时辰，虽然睡得断断续续，此刻精神已经好转了许多。

索朗陀耶瞳孔微微收缩，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”

霍尔拿打了一个寒颤，说道：“那是咱们王国的近卫队副队长，跟着咱们随侍小姐，追踪那两名喀尔提来着。”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。

索朗陀耶一言不发地听着，脸上表情就像是戴了一副石头做的面具。却是不知道为了什么，霍尔拿越说心里越寒，说到最后，居然已经有点结巴：“小、小人那个时候已经陷入半昏迷的状态，看、看、看到佛兰珂小姐喷血，一急之下就……就晕了过去……”娃蒂大怒，说道：“原来我打死的那个坏蛋就叫托图呀？早知道他这么可恶，应该多劈他两记的！”索朗陀耶瞧了她一眼，按了按她的肩头，沉沉地道：

“这托图只不过是一名魔导师，怎会有如此强大的攻击力？”

“这我们也正在调查呀。不过还没有结果。”霍尔拿说道，将坦多玛得到讯息后赶到此地来所作的安排说了一遍。说到后来，情不自禁地有些迟疑：“索朗陀耶法王陛下……”

索朗陀耶瞧了他一眼。那锐利的视线使得霍尔拿情不自禁地搔了搔脑袋，本来想说的话也变得吞吞吐吐的了：“呃……也许是小人看花了眼也未可知，毕竟，您知道，呃，小人那时候神智已经不大清醒，这个，呃……”娃蒂翻了翻白眼，苦笑道：“有什么话你倒是快说呀！就算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嘛，又没有人会怪你！”

霍尔拿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这，这事实太奇怪了些，想必是小人看错了。不过，不过……”瞄了索朗陀耶一眼，没

见到任何发怒或不耐烦的迹象，想到自己已经支唔了这半天，再不说可实在说不过去了，硬着头皮说道：“佛兰珂小姐曾经发出一道风刀伤了托图，伤口上溅出来的，呃……好像……不是血……”声音越说越小。索朗陀耶失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！”

已经说到这个地步，霍尔拿索性豁出去了，说道：“伤口溅出来的不像是血，呃，蓝蓝的……也像是黑色的？小人真的没看清楚……”索朗陀耶霍然站起了身子，朝娃蒂道：“你呢？你看清楚了没有？”娃蒂睁大了眼睛，说道：“哪来得及啊？一看到那混蛋想欺负佛兰珂，我连想都没想就将他劈成焦炭了！劈成焦炭以后，哪还看得出血迹来啊？”索朗陀耶抿紧了双唇，沉吟不语。

“陛下，”塔莫伊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才插口进来：“陛下对此事是否有什么独到的见解，可否说出来让小人等开开眼界？”

“独到的见解……倒是没有，”索朗陀耶沉沉地说：“只不过，五天前在卢斯河上我曾经遇到了一桩怪事；那是我平生未曾遭遇，而所有的典籍上也不曾记载的怪事……”慢慢地坐回位子上去，他将自己遇到那只锯齿蛟的遭遇全都说了。不说塔莫伊和霍尔拿听得张口结舌，连在床下窝了一夜的沙库沙都听得眼睛眨巴眨巴。大伙儿七嘴八大，议论不休。

便在此时，窗外一个优雅的声音飘了进来，说道：“佛兰珂没事了么？多劳各位辛苦了。”

娃蒂喜动颜色，叫道：“赛拉飞尔哥哥！”纵身扑了出去，将那个静敛翅膀、正稳稳地降落地面的风妖精王抱了个结结实实，乱七八糟地喊道：“你来了，你真的来了！我好高兴

喔！那么大老远地飞到这里来，你累不累呀？我早说了我去看你的嘛！可是你真的来了，人家好高兴喔！”兴奋过度，语无伦次。

赛拉飞尔只是微笑。待她一大串话都喊完了，这才轻轻地将她推开了些，湛蓝的眼睛温柔地审视着她，微笑道：“你还是这个脾气。”

娃蒂的大眼睛与他那澄蓝且明澈的双目一照，不知道为了什么，突然间一阵心慌，往后退了两步，微微地低下眼睑，轻揉着自己衣角，笑道：“好像没什么长进喔？让你失望了？”

赛拉飞尔微微一怔。只她这么退了两步，娃蒂虽然还是娃蒂，却又不知道为了什么，竟有些地方和以前大不相同了。刹那间一阵惆怅袭上心头，竟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。这才注意到塔莫伊两个在窗边探头探脑，一副不知道该不该过来的样子。当时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塔莫伊、霍尔拿，佛兰珂多劳你们照顾了。”那两个受宠若惊，同时躬下身子，施礼道：“赛拉飞尔陛下。”

赛拉飞尔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牵起娃蒂的手，朝着诊所走去。其时已是正午，屋子里满是阳光。索朗陀耶侧坐在病床旁边的木椅子上，抬起头来看向赛拉飞尔，眼底闪动着几分好奇，却是一言不发。赛拉飞尔也不进屋，只微笑道：“班斯扬说你也喜欢唱歌。秋天里的风妖精祭典，愿不愿意到劲风岛上来玩呢？”

索朗陀耶凝视了他半晌，淡淡地道：“我们也许会先在水妖精的祭典上碰头。”赛拉飞尔唇边笑意加深，说道：“意思是到时候你愿意唱歌给我们听么？”索朗陀耶瞧了他一眼，淡淡

地道：“那也得你们先教一些新的歌出来才成。”娃蒂大是好奇，问道：“赛拉飞尔哥哥，你们风妖精现在常常在教人唱歌吗？”

赛拉飞尔微笑道：“可不止唱歌，还得教乐器呢。真把大伙儿都忙坏了。可是越忙越开心。都说封印解开后天变地动，但我觉得这都抵消不了音乐带来的好处。”娃蒂嫣然道：“歌好听啊。他也好喜欢唱歌。没事便弹着你那把风之竖琴，”说到这个地方，猛然间住了口，低下头去，只顾瞧着自己的指尖，好半晌才细细地道：“赛拉飞尔哥哥，对不起……”

赛拉飞尔一阵心疼，拉过她手来，柔声道：“为什么又道歉了？早说过这不是你的错呀。而且他那个时候真的是神智迷乱到极点了。嗯，你弄清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有？”娃蒂摇了摇头，眉宇间露出困惑的神色，说道：“我也弄不清楚。试着问过一两次，他提都不愿意提。嗯，我也试过问费妮丝雅，她只说：以后你就会明白的。你不知道，人家一个闷葫芦都快撑破了！可是他们不想说，怎么好追着问嘛！”噘起小嘴，甚是委屈。

赛拉飞尔心中一惊：“怎么回事？娃蒂明明已经和他在一起了，怎么感觉上竟然还有间隔？难道他们竟然将她当成了外人不成？”但这话他万万不敢在娃蒂面前提起，只道：“或者是怕你耽心罢？他待你自然是很好的了，是不是？娃蒂微微一怔，迟疑着道：

“嗯，是啊，他很疼我。不止是他，费妮丝雅也很疼我。我刚刚找到他们的时候，还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跟他们说话呢。是费妮丝雅先把我迎了进去……”越说声音越小。赛拉飞尔握紧了她的双手，说道：“那不就很好么？凡事总有个

先来后到。据我推想，他和费妮丝雅应该是本来就认得的了。嗯，他们两个是怎么一回事，你总该弄明白了？”其实妖精本是情爱极度专一的种族，“一夫多妻”是索摩族才会出现的状况；一万八千年来虽然没有哪个妖精谈过恋爱，但光凭本能去感应，也觉得这码子事有些不大对头。只不过他本来认定了艾诺维是索摩族人。更何况这三人的互动如此特殊，拿常规或本能来衡量都未免失之偏颇。岂知最后这个问题一抛将出去，娃蒂的眉头便又微微地皱了起来。

“这……我不知道呀。费妮丝雅从来不谈她的情况。就连艾诺维问她，她也不有回答，只是微笑着亲亲他，抱抱他。她一亲他，他就没辙了。你知道，艾诺维有时候夜里会做恶梦，会惨叫着醒过来。每碰到这个时候，我做什么都没有用，只有费妮丝雅才能让他安静下来……”

“恶梦？”赛拉飞尔的兴趣全来了：“什么样的恶魔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啊。他醒来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只是全身不住发抖。非要费妮丝雅抱着他，温柔地唱歌给他听，才能够再度入睡，嗯，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明白他在叫嚷些什么，几次以后才听明白了，他叫的是：狄利昂，不要死！狄利昂！”

赛拉飞尔颓然长叹，只觉得问题越问越多。问到这个地步，竟不知道要再从什么地方问起。却是索朗陀耶从方才起始，便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的对话；听到“狄利昂”三字，心中微微一动：“狄利昂，狄利昂？这名字好生耳熟？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么？”耳中听得娃蒂悠悠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真没用，半些也帮不上他的忙。”娇柔的话声里居然大有苍凉之意。

赛拉飞尔说道：“别这样，娃蒂，这一点也不像你了。你性子如此可爱，他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定然都很开心的。不同的乐器自有不同的调性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会不明白呢？”

娃蒂凝眸思索，道：“是这样么？嗯，我想大约真的是这样罢……”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离开他们已经很久，他们一定在耽心我了。佛兰珂既然已经没事，我这就找他们去了。”赛拉飞尔一怔，道：“你这就要走了么？”娃蒂一手按着胸口，神色有点怔忡，道：“……唉，我真的得走了。”赛拉飞尔说道：“不急着这么一时片刻罢？我送你一程。”娃蒂唇边的微笑灿然涌现，说道：“那好极了。我很想念你的歌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跨足进了屋子。

来到病榻之前，娃蒂自怀中掏出佛兰珂留下的那只镯子，二话不说便将它套在对方手腕上头，弯下腰去亲了佛兰珂一记，柔声道：“我们走了，姑娘。你要是再这般不爱惜自己，下回见面，我可就不亲你了哟！”抬起头来凝视着索朗陀耶，说道：“就麻烦你照顾她了，索朗陀耶。”索朗陀耶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放心去罢。”娃蒂凝眸瞧了他两眼，转身欲待离去，想想却又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等她醒来，请你转告她，就说我们都在等她，随时欢迎她回来。”

索朗陀耶大愕，道：“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娃蒂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你只要这样告诉她，她就会明白了。”飘然自去，不再回顾。

青禾镇小小一片农村，一昼夜之间聚集了两名妖精王和一名法王，早已闹得人尽皆知。顾不得天寒地冰，全都聚拢来瞧。可又不敢靠得太近，在诊所外头密密麻麻地围了好几圈。只围得赛拉飞尔呼吸困难。一见娃蒂出来，如蒙大赦，

抱起好来往上便飞。娃蒂眼看着农村山林迅速缩小，叽叽咕咕，笑了出来，说道：

“早说过要再让你带着飞一次的呢，可真是等了好久！”

赛拉飞尔微笑道：“只要你愿意，几次我也带着你飞。”薄翅轻舒，越旋越高。娃蒂灿然而笑，说道：“我就知道你最疼我。他就从来不……”轻轻地咬了咬下唇，旋即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咱们不谈他。告诉我你都在忙些什么？除了教人家唱歌以外？”赛拉飞尔笑道：“光这样还不够忙么？嗯，除了教人唱歌弹乐器，就是自己编歌，把古籍里那些歌词拿来胡唱……”想到这里，悠悠地叹了口气，微笑道：

“我真等不及秋天了！风之祭典里头，会有多少小妖精成为风精灵啊？那么多风妖精在一起弹弹唱唱，才真叫做热闹呢！”娃蒂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最近的一个祭典是水祭典，很快就会有許多水精灵到处乱滚了。嗯，赛拉飞尔哥哥，你见过西丝莉没有？她应该已经复原了？”赛拉飞尔怔了一怔，慢慢地皱了皱眉。

娃蒂愕然道：“怎么了。”

赛拉飞尔有些迟疑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西丝莉……复原是复原了，表面上看来跟从前也没有两样，可是我总觉得……她……跟从前大不相同了。”娃蒂睁大了眼睛，道：“不同了？怎么样一个不同法？”

“这……你真要我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”赛拉飞尔沉吟着道：“总觉得她，嗯，变得很冷淡，很……警觉。”娃蒂睁着大眼睛道：“很警觉是什么意思？你说得确切一些好不好？”

“小丫头，你当我是日帝皇都吗？”赛拉飞尔啼笑皆非：

“你明明知道这种咬文嚼字的事，只有他们日妖精做得出来！很警觉就是，呃……”想了半天，颓然长叹：“我真的不会说。芙瑞儿也许能说得更详细一点。”

“芙瑞儿？”娃蒂的困惑更深了：“你说的是水长老芙瑞儿？她还在呀？”赛拉飞尔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一共有五位留了下来。除了她之外，还有加尔茜，蔓菲，蜜茵和瑟琳娜。”娃蒂“哗”了一声，睁大了眼睛道：“你通通都认得呀？不是说水长老几乎都分布在不同的海域，很不容易碰到的吗？”赛拉飞尔说道：“本来除了芙瑞儿之外，是一个也不认得的。但是水封印解开之后，她们全都拥有了在水域中瞬间移动的能力，约齐了到劲风岛来看我。那是，嗯。三个多月前的事了。”娃蒂侧着头看他，颊上浮出了一个小小的梨涡，笑道：“一定是你生得太帅了，人家才会大老远的跑去瞧你，是也不是？”赛拉飞尔咳嗽道：“什，什么话！”双手不得空闲，一口气呼将出去，将娃蒂满头短发吹得乱卷。

两个人说说笑笑，满天浮云从他们脚底下飘过。娃蒂一手支着下巴，问道：“他们跑去看你，后来呢？”赛拉飞尔笑首：“后来，就五个都跟我这个美男子求婚了。”娃蒂噗嗤一声，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没正经！后来怎么样了，你倒是跟人家说呀！”

赛拉飞尔的笑容慢慢地敛了起来，沉吟不语。他会如此胡说八道，其实也是因为佳人在抱，实在不想碰触这个话题。但娃蒂一问再问，已然避无可避；更何况这件事情非比等闲，事实上也没有可能置之不理。沉吟了半晌之后，慢慢说道：

“她们告诉我说，大伙儿苏醒后试着呼唤西丝莉，没一

个得到回答。大家觉得不对，这才约齐了在浮岛碰头。想不到西丝莉躲躲闪闪，谁也不见。逼得急了，居然出手赶人，”娃蒂失声道：“不会吧？西丝莉怎么会做这种事？”赛拉飞尔苦笑道：“五名水长老异口同声这样说，我不信也不行呀。他们说，幸亏妖精王只有一个人，可不是五名水长老的对手，她们才能毫发无伤地退了出来。你知道，她们虽然不肯多说，光凭这几句话我也可以想像：西丝莉出手定然没留半分余地。”娃蒂双眉紧皱，沉吟不语。

隔了半晌，赛拉飞尔才又接着说道：“她们在浮岛呆了两天一夜，始终无法和西丝莉沟通，万不得已之下，才来找我商量。还说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海波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尤其是浮岛附近变得异常险恶，漩涡重生，浑不可测。水领地的渔人都在抱怨，说是水妖精一出问题，他们半条鱼也捕不到了。唉，水底下的事情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可想？”娃蒂侧了侧头，沉思着道：“费妮丝雅是水妖精王，我回去可以先问问她。嗯，水长老们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赛拉飞尔苦笑道：“她们说她们觉得好生奇怪：同样是解封印，为什么我性子半点没变，她们的王却大不相同了？我心想事情不能只听片面之辞，随着她们去了一趟浮岛，想不到西丝莉竟然真的避而不见。好不容易见到了，唔，就是我方才说的那个样子。芙瑞儿她们耽心得不得了。本来很期望水祭典之后，水妖精数目大为增加，渔人们就不用再烦恼了；可是现在……水祭典上会不会出什么怪事，可谁也说它不准。”娃蒂愕然道：“怎么一下子就扯那么远去了？难不成西丝莉又做了什么怪事？”赛拉飞尔苦笑道：“她到劲风岛上来偷小妖精。”